

刘皮村的那些人那些事

——河南省虞城县刘集乡刘皮村驻村记

本报记者 赵昊

叮咚……“五一”期间，被我设为置顶的卢大爷发来微信，“院子里的莲子树开花啦！”看到他发来的照片，思绪拉回到千里之外的刘皮村，想起在那里的点点滴滴。

卢大爷名叫卢守峰，今年55岁，是河

南省虞城县刘集乡刘皮村村民。4月15日—29日，我在刘皮村接受为期两周的驻村学习和实践锻炼，借住在他家。起初，刘皮村只是地图上一个陌生坐标。但通过深入了解，这片土地、这里的人、发生在这里的事深刻在我的心里。



河南省虞城县刘集乡刘皮村村口。虞城县刘集乡供图

被“咕咕咕”叫醒的早晨—— 庭院经济成了“摇钱树”

刘皮村在哪？
当得知分在刘皮村驻村，我掏出手机搜了搜。从地图上看，刘皮村地处豫东平原，位于河南、山东、安徽三省交界处，距离山东省单县仅20公里左右。简介上写道，刘皮村下辖刘皮、王寨、范庄、李庄4个自然村，耕地2560亩，全村共1550人。

寥寥数字，对刘皮村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地图上的一个点。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这个村子的模样愈发清晰……

4月15日，坐高铁从北京来到了商丘。下车后，换乘汽车一路向东，穿过笔直宽阔的主干道抵达虞城，从县城拐弯向北，路旁的景象从高楼变平房，从平房变麦田。沿着这条路又走了约半小时。正值春耕结束，道路两旁的麦子绿油油的，高约半米，长势喜人。微风轻拂，每株麦苗都好似随风起舞。刘皮村，就是麦田间的一个普通乡村。

到达村子，眼前的景象让人熟悉又陌生。熟悉，是因为我从小在华北平原的农村长大。无论是一望无际的麦田，还是村中零散种植的油菜花、大葱，都让人有了家的感觉。

陌生，则是因为和记忆中的农村大有不同。不见了茅草房顶、圆木房梁，而是平展的水泥路面，宽敞明亮的房间，各类电器一应俱全，家家户户还安装上抽水马桶。如果只是待在屋子里，谁还能分得清是在农村还是在北北京？

为什么和记忆中的相比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找到了刘皮村这些年发生变化的答案。

第二天一早，伴随着氤氲晨露湿润的气息，在一阵“咕咕咕”的鸡叫声中醒来。来到院中，只见卢大爷刚“摸”了几个鸡新下的蛋。

“你摸摸”，说着，卢大爷把鸡蛋递了过来。一摸，还热乎乎！卢大爷边说，边把鸡蛋放进锅里煮。“这是刚下的绿皮鸡蛋，是五彩蛋鸡下的。”

“真香！”一同驻村的同事在北京出生长大，第一次吃到刚下的鸡蛋，不禁感叹道。

啥是五彩蛋鸡？“你瞅瞅它们下的蛋，是不是颜色不一样。”刘皮村党支部书记卢英民拿起几只鸡蛋向我们展示。定睛一看，绿皮、白皮、黄皮的都有。“这可是俺们刘皮村的特色产业，是我们发展的庭院经济。”卢英民说。

村舍里，时常能看见成群结队的五彩蛋鸡，遇到人也



五彩蛋鸡下的鸡蛋。柳青摄

不陌生。
不过，一年前村里却没几只五彩蛋鸡的影子。“当时俺村结合实际，与外面的公司合作，引进五彩蛋鸡项目，在村里进行推广。”卢英民回忆说，不少村民有顾虑，不愿加入，一是怕自己不懂技术，产量上不来，二是怕鸡蛋缺乏销路，卖不了好价。

如何打消村民的顾虑？刘皮村推行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。公司提供鸡苗、技术培训，村两委引导成立的五彩蛋鸡养殖合作社则扮演着“桥梁”角色，负责鸡舍搭建、饲料供应及鸡蛋统一收购。农户只需支付鸡苗款的七成，剩余部分以产出的鸡蛋抵扣。合作社按每枚鸡蛋0.9至1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收购，公司再以每枚1至1.05元的价格从合作社收购，并负责对外销售，从而形成稳定的产业链条。

年近八旬的村民卢超骏，也跟着养了起来。在卢超骏

家的小院里，一个三层鸡笼里养了约40只五彩蛋鸡。正是喂鸡的时间，卢超骏用长柄铁勺舀起自制的玉米饲料，均匀洒在喂食区，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。“饲料都是平时卖剩下的粮食。每天早晚喂两次食就行。”他说。

现如今，刘皮村已有120多户村民加入五彩蛋鸡养殖队伍，存栏量达6460只。每只蛋鸡一个产蛋周期，村民可以挣300余元。养殖五彩蛋鸡的庭院经济成了助力农民增收的“摇钱树”。

“我们以党建引领，在全乡推广刘皮村庭院经济成功经验，带动村民增收，进一步激活乡村产业潜力，为推进刘集乡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动力。”刘集乡党委书记杨保华说。

大爷会烧新疆菜—— 后生家门口能就业

住在卢大爷家，没少吃他做的饭。某天中午，卢大爷神秘兮兮，没让我们过去帮忙。吃饭时，桌上竟摆上一盘他自己做的新疆大盘鸡！夹起一块鸡肉品尝，鲜嫩又入味，与平时在新疆菜小馆吃的并无差别。卢大爷又从锅里捞出自制的“裤带面”放进大盘鸡的汤里，咬一口面，口感筋道又香气十足。

刘皮村和几千里外的新疆，听起来怎么也不沾边。

“卢大爷还会做这菜呢！从哪学的？”
“20多年前，我曾在新疆塔城打过工，做大盘鸡就是在那学会的。后来实在想家，就回来了。”卢大爷抿了一口酒说，“那时没办法，俺村男人们都在外面打工挣钱。”

村子里年岁稍长的，几乎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。卢英民，“在山东采过食盐，在北京下过工地，在山西炼过钢铁”；村党支部书记王怀强，“开大货车在全国各地穿梭，吃住几乎都在车上”……

在刘皮村，这样的故事家家都有。但他们的子女，过上了和父辈不一样的生活——家门口就业！

卢大爷的大儿子在县里上班，小儿子在离村子不远的科迪乳业工作。用卢大爷的话说，“他们俩一个月工资五六千，开着车可以随时回来，我挺知足。”在刘皮村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，可以步行上下班，工厂建在村北口的河南应天药业有限公司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新去处。

走进应天药业的工厂，干净整洁的车间、层次分明的生产线，训练有素的工人……丝毫不像是建在乡村的企业。在包装车间内，只见工人手指上下翻飞，膏药贴、腱鞘膏等产品一盒盒依次下线。

“我是地道的刘集人，出生在刘皮村隔壁的蔡老家村。”河南应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云飞讲起了他的故事，他祖辈从事正骨一业，最引以为豪的是先辈传承下来的筋骨散热敷疗法。

后来，朱云飞的父亲在商丘市开了一家疼痛康复治疗馆，朱云飞随迁到商丘市居住，高中毕业后考上山东青岛的一所大学，毕业后留在天津工作。家中店铺也在发展。在大学生返乡创业利好政策的指导下，朱云飞回到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地方，在刘皮村开办工厂。

伴随着人们对中医养生的认可，工厂的发展越来越红火。工人大多是蔡老家村、刘皮村的村民，累计带动100多



卢守峰展示烧制的新疆大盘鸡。本报记者 赵昊摄



药贴。应天药业的生产车间内，工人正在生产膏药贴。本报记者 赵昊摄

名村民就业。“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很清楚在村子周边务工的女性大多是宝妈，她们既要照顾孩子、老人，又要应对农忙时节的田间劳作。”朱云飞说，在工厂设立之初，就考虑到了村民们的实际情况，推行弹性工作制度，员工可以选择计件或计时工作模式。即使计件工作，工人每月也能赚三四千块钱！

工厂留住了本地村民，还促使外面的“老”村民回家，更带来“新”村民。90后村民范晓宇，曾辗转山东济南、浙江宁波、河南郑州工作，最后回到了村子里，发现“这里钱多事少离家近”；理疗师黄浩东是广西人，曾长期在广东广州工作，来到刘皮村，“早饭不再嗦粉，只喝胡辣汤”；裁剪师傅李振杰，被朱云飞高薪从广州挖来，月薪可破万……

2021年，筋骨散热敷疗法被成功列入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“我们不能沾沾自喜，而是要守正创新，公司研发出包含擦剂、贴剂、膏剂等形态的产品。”朱云飞说。

“咋来了这么多洋面孔，怪稀奇咧。”说起曾经在村里看到的外国客商，不少村民记忆犹新。

如今，应天药业的产品已经尝试“出海”，并交出了可喜的成绩单，国外订单纷至沓来。刘皮村，这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朴村落，正变得越来越有“国际味儿”。

土豆要选熟一点的—— 村里有个“孝善大食堂”

4月17日，农历三月初九，是刘皮村“孝善大食堂”开餐的日子。清早，我坐着卢大爷开的电动三轮一块儿去村子西边的超市买菜。作为“孝善大食堂”的志愿者，早在前一晚，卢大爷在心里就定好了今天的菜谱：土豆炖鸡、西葫芦炒蛋、焖饼。

每一个土豆，都被拿起来反复端详，确认品质后才放进袋子里。“给老人们做饭，土豆要选熟一点的，方便消化，这样的才中。”卢大爷边挑土豆，边跟我说。刘皮村“孝善大食堂”专为村里老人开设，每逢农历初九、十九、二十九开餐，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吃。



赵昊(右)在刘皮村“孝善大食堂”为乡亲打饭。健康时报记者 韩金序摄

回去后，卢大爷一笔一画把当天买菜的花销记在账本上——4月17日，77.2元。“开办‘孝善大食堂’的经费都由村民捐赠而来，每分钱都得认真对待。”

我想起了在村子墙上看到的刘皮村“慈善榜”。无论捐了几千上万，还是一百两百，都一视同仁，名字和照片一齐展示。我在心里粗略算了一下，目前的经费，保底可供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吃5年。

在食堂所在的小院里，卢英民、王怀强等志愿者早已忙活开了，有的烧锅、有的洗菜、有的收拾桌凳。

95后刘新正在洗菜。“谁家没有老人，以后俺们都会变老。正好我也喜欢做饭，就来这里帮帮忙。”刘新在附近镇子上的一家钢卷尺厂工作，当天轮休，但也不想闲着，就过来帮忙。

不一会儿，院子中支起的大锅就“咕嘟咕嘟”沸腾起来，小院飘着阵阵香气，袅袅炊烟通过烟囱散出。

11点半，村里老人陆陆续续到了，乡村医生王清锋也赶来这里。原来是趁今天老人到得比较齐，村卫生室要办一场公益的高血压防治健康讲座，并免费为老人们测血压、血糖。“平时吃的药还要坚持吃呀”“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吃太多盐了”。对村里每个老人的健康情况、饮食习惯，王清锋了如指掌。

开餐时间到了，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一桌，院子里欢声笑语。“刘皮村有很多长寿老人，一直有孝老、敬老、爱老的风气。”卢英民对我说，“当听说要开办‘孝善大食堂’，村民们有钱的出钱、有力的出力。”



蔡老家小学的学生们。本报记者 赵昊摄

在“孝善大食堂”，村里的老人认识了我这个“新村

民”。之后在村子里见面，会微笑着互相打招呼、聊天。相较老人，小朋友打招呼的方式则更直接，见到我就大喊“北京，北京！”并叫我和他们一起做游戏。跟小朋友的相识，源自对蔡老家小学的一次探访——

蔡老家小学距刘皮村不到1公里，学生约300人，主要来自刘皮村、蔡老家村等附近村子，每个年级一个班、一个教室，大部分教室配有多媒体教学设备。“这里的教师老中青三代结合，既有扎根在此20年的老教师，又有90后特岗教师。”蔡老家小学校长祝海鸥说。

我探访时恰逢课间，学生们正三三三三两两做游戏、跳绳、跳皮筋、跑步比赛……见来了陌生人，学生们纷纷围过来，尤其对我脖子上挂的相机感兴趣，纷纷摆起姿势，让我给他们拍照。

家家都有小，人人都会老。一老一小，从来都是每个家庭的牵挂。作为记者，总有想提问的习惯，但每每在村子里看到老人和孩子舒朗的笑，许多问题还没问出口，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。

……
两周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到了返京的时候。离别之际，卢大爷红了眼眶。这个刚强的豫东汉子，为了不让我看见他柔软的一面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坐在回程的列车上，我眼泪止不住簌簌地往下流。泪眼朦胧中，窗外的麦田渐行渐远，平房、高楼开始占据视线。再回首，刘皮村早已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，而成为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。临行前已经和乡亲们做了约定，还要多回来看看。

拿着手机，周围是一栋栋摩天大楼和匆匆的行人，看着卢大爷的微信，一时没回过神来。刘皮村的那些人、那些事一一涌上心头，手指不知如何落下，只回了一句：“我想回家了。”



刘皮村会景。虞城县刘集乡供图